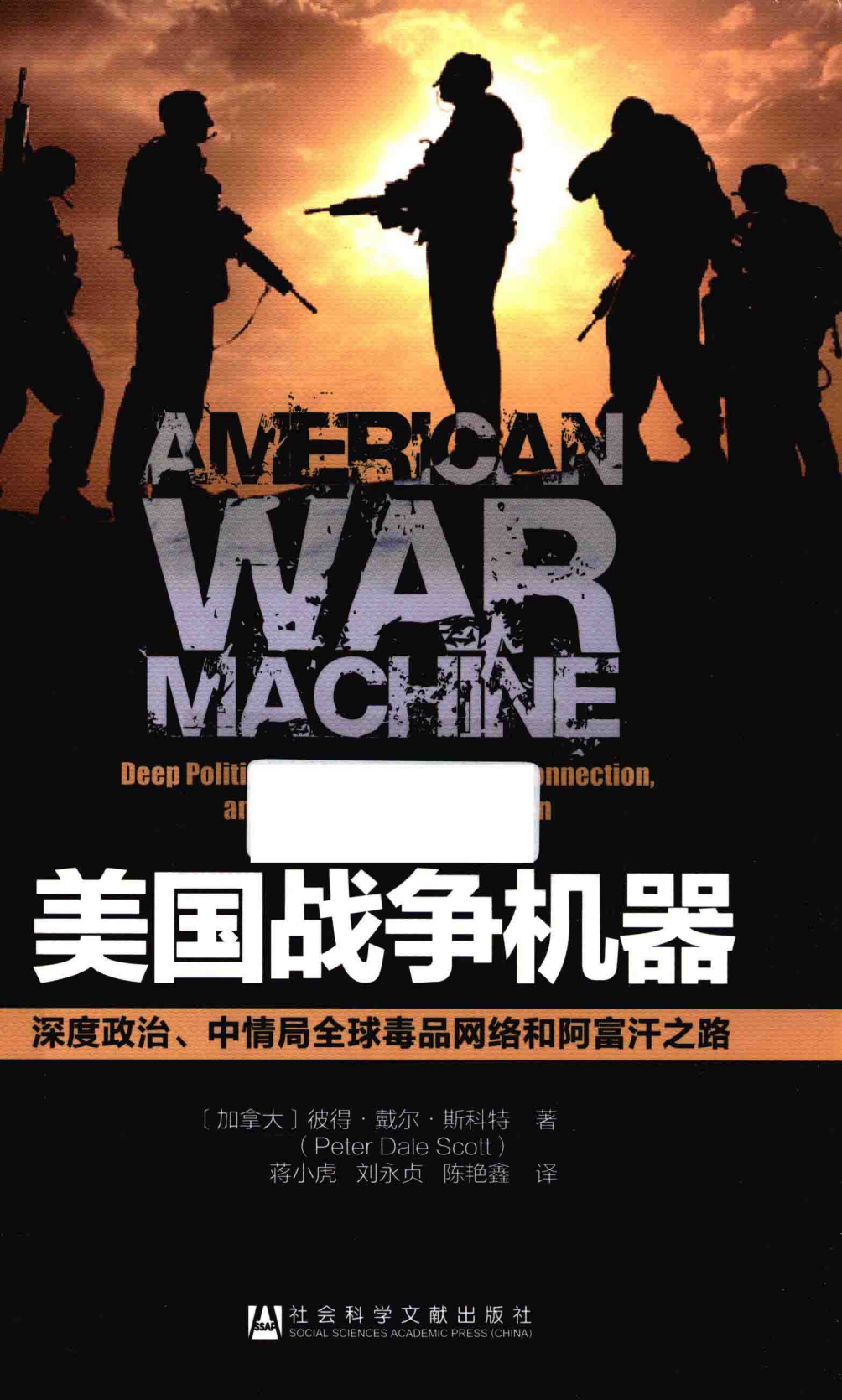




AMERICAN WAR MACHINE

Deep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War in Afghanistan

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加拿大〕彼得·戴尔·斯科特 著
(Peter Dale Scott)
蒋小虎 刘永贞 陈艳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
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American War Machine: Deep Politics,
the CIA Global Drug Connection,
and the Road to Afghanistan

〔加拿大〕彼得·戴尔·斯科特 著
(Peter Dale Scott)

蒋小虎 刘永贞 陈艳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战争机器：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 (加) 斯科特 (Scott, P. D.) 著；蒋小虎，刘永贞，陈艳鑫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

ISBN 978 - 7 - 5097 - 7973 - 6

I. ①美… II. ①斯… ②蒋… ③刘… ④陈… III. ①美国
对外政策 - 研究 IV. ①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0968 号

美国战争机器

——深度政治、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和阿富汗之路

著 者 / [加] 彼得·戴尔·斯科特 (Peter Dale Scott)

译 者 / 蒋小虎 刘永贞 陈艳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丽影 王晓卿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1.75 字 数：43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73 - 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755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merican War Machine

Deep Politics, the CIA Global Drug Connection,
and the Road to Afghanistan

Peter Dale Scott

Copyright© 2010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本中文版根据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年版译出。

谨以此书献给全球毒品网络的无数受害者，特别是那些因此失去生命的人。

致 谢

我首先要感谢主编马克·赛尔登（Mark Selden，本书英文版列入“战争与和平图书馆”丛书出版，马克·赛尔登担任丛书主编——译者注）。他对这本书的耐心指点和辛劳帮助超出以往我撰写的任何一本书。事实上，这已经是马克负责为我安排的第四本著作了，第一本是1974年的《重塑亚洲：美国权力行使论文集》（*Remaking Asia: Essays on the American Uses of Power*）。不过，马克对现在这本书一读再读，如此细致入微，我从最真挚的情感上已经将他尊为合著者。最令人难忘的是，曾有无数次，对于我绞尽脑汁想付诸笔下的思想，他比我本人更为清楚了解。

同样还要感谢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社的编辑苏桑·麦科伊森（Susan McEachern）和詹尼斯·布劳斯坦（Janice Braunstein）、我的专业助理维多利亚·舒梅科（Victoria Shoemaker）以及索引编辑埃伦·吉勒斯（Allan Giles）。他们与马克对我的共同帮助让原本应该荆棘遍地的撰写之路变得轻松宜行。我还要感谢曾帮助编辑及出版本书部分篇章早期版本的人：埃里克·威尔森（Eric Wilson）、麦可·科塞多夫斯基（Michel Chossudovsky）、詹尼斯·马特休斯（Janice Matthews）和杰里米·哈蒙德（Jeremy Hammond）。我想特别感谢艾伦·考夫曼（Alan Kaufman）的法律建议，这些建议既帮助提升了本书，也保护了本书。



撰写本书过程中，我曾向许多人学习并与他们交流本书议题。首先是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他是本书援引频率最高的权威人物。麦考伊也是本书开篇描述的帕罗奥图市离奇事件的另一位目击者。麦考伊的《海洛因政治》（*Politics of Heroin*）一书首次出版于1972年，现在已是第三版问世，对所有那些希望了解中情局和毒品走私问题的读者，此书仍旧是必读书籍。

挚友丹尼尔·埃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及其重要著作《秘密》（*Secrets*）对我的思想有着深刻影响。还有很多作者，例如贝蒂尔·林特纳（Bertil Lintner）、约翰·丁杰斯（John Dinges）、加雷斯·波特（Gareth Porter）以及我之前的合著者乔纳森·马歇尔（Jonathan Marshall），他们的作品对于我而言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也学会了参考广大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少后来还与我私交甚好，例如鲁斯·贝克（Russ Baker）。有些则由于地理关系，一直只能是通过电子邮件彼此交流，例如杰里米·哈蒙德。

本书不少观点出乎寻常，恐怕会招致非议，因此我必须澄清，对于这些观点，以及本书可能存在的错误瑕疵，相关责任均由我一人承担。

另外，我想特别感谢那些帮助我进一步深化深度政治概念的人：R. T. 奈勒（R. T. Naylor）、已逝的佩尼·莱诺克斯（Penny Lernoux）、莱克斯·布莱德福特（Rex Bradford）、埃里克·威尔森、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理查德·法尔克（Richard Falk）、欧拉·图南德（Ole Tunander）、大卫·雷·格林芬（David Ray Griffin）和萨利·邓顿（Sally Denton）。

我已81岁，也不再期待自己未来能再度撰写一部与本书长度及难度相当的著作了。不过，看到无数年轻一辈在这些领域继续着相关研究，我备感欣慰。我相信，不论美国政府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人员对真相的探寻将永不停歇——且将硕果累累，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这是我真心为妻子洛娜·卡巴茨尼克 (Ronna Kabatznick) 献上的第六部著作。我们携手已 20 年有余, 日久弥坚, 一如年少。怀着同样的热切关爱, 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孩子们、他们的人生伴侣以及他们的爱之结晶。

第二章曾是一篇题为《毒品、准政治和墨西哥: 墨西哥联邦安全全部、毒品走私和美国》(“Drugs, Parapolitics and Mexico: The DFS, the Drug Traffic and the United States”) 的论文, 后由埃里克·威尔森和提姆·林德塞 (Tim Lindsey) 编著的《影子政府: 准政治和犯罪主权》(*Government of the Shadows: Parapolitics and Criminal Sovereignty*) 一书收录并发表。

第七章部分内容起初以题为《深度事件和中情局全球毒品网络》(“Deep Events and the CIA’s Global Drug Connection”) 的文章于 2008 年 9 月 19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第八章内容起初以题为《真实的大棋局和战争获益者》(“The Real Grand Chessboard and the Profiteers of War”) 的文章于 2009 年 8 月 11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第九章部分内容起初以题为《“9·11”事件、深度国家暴力和因特网政治的希望》(“9/11, Deep State Violence and the Hope of Internet Politics”) 的文章于 2008 年 6 月 11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第十章部分内容起初以题为《奥巴马与阿富汗: 美国遭毒品腐蚀的战争》(“Obama and Afghanistan: America’s Drug-Corrupted War”) 的文章于 2010 年 1 月 1 日在“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 网站上发表。

彼得·戴尔·斯科特 (Peter Dale Scott)

加利福尼亚, 伯克利

2010 年 4 月 7 日

目 录

引 言 深度历史与全球毒品网络	1
-----------------------	---

第一部分 概 述

第一章 经批准的暴行、统治机器和特权阶层	31
----------------------------	----

第二部分 中央情报局与境外毒品

第二章 墨西哥、毒品、墨西哥联邦安全指挥部以及美国	71
第三章 行动方案：美国与泰国及缅甸的毒品走私	108
第四章 回降、泰国空中警察增援部队和老挝： 战前准备	153
第五章 老挝——一场靠毒品支撑的战争	196
第六章 亚洲禁毒战争——用真实的血染红的 虚假战争	217



第三部分 深度事件与国内毒品网络

第七章	中央情报局、全球毒品网络和恐怖主义	253
第八章	战争机器内幕 暴力不绝的受益者	318
第九章	“9·11”事件和操纵深度事件的美国传统	353

第四部分 美国与今日阿富汗

第十章	奥巴马与阿富汗：美国遭毒品腐蚀的战争	395
第十一章	结论：战争机器和毒品的深度政治	433
结束语		460
参考文献		463
索引		474

引言

深度历史与 全球毒品网络

两位调查者遭遇深度事件

如果我们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使用暴力恐吓胁迫”，那么我和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在1971年9月就曾经见证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小型恐怖事件：一名家住东帕洛阿尔托（East Palo Alto）的特种部队的越南老兵，曾经在亚洲目睹中情局把鸦片装上美航公司的飞机。起初，他答应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然而，等第二天我们赶到他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示意我们噤声，然后带着我们从前门的台阶悄悄来到他的名爵跑车跟前。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有人为了警告他不要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他跑车的铁门上炸了个洞。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肯定是用他曾经服役的部队所使用的一种复杂的内爆型武器炸的，也只有那种武器，才能把车门炸成那样。^①

你可能认为，这么一件暴力事件肯定令人特别难忘，特别是我还曾经在电话中十分清晰地跟别人谈过这件事。然而，事实上，十多年来，我把所有关于此事的记忆都压抑在心底，甚至前两年还全

^① 他反复强调，车门的钢板全都烧了，车内的木地板却没烧焦。



身心投入诗歌钻研，以恢复这种遭到压抑的记忆。^①

而且，我怀疑阿尔弗雷德·麦考伊也跟我的情况差不多。2003年，他在那本鸿篇巨制《海洛因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oin*）的序言中，以散文的笔触写到他自己对那件事的那种怪异的压抑：

我乘坐飞机在旧金山着陆，跟诗人，伯克利教授彼得·戴尔·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稍作逗留。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前绿色贝雷帽军团的人，并和对方取得联系，那个老兵刚从老挝的秘密行动中归来，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中情局的飞机运送鸦片。

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表示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二天早晨，我们赶到东帕洛阿尔托，走进公寓大楼，敲响他的门。他脸色憔悴，对我们说：“我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跟我来。”他说着，带着我们穿过停车场，来到他的名爵跑车跟前。他指着副驾车门给我们看，告诉我们，是一种化学爆炸物在铁皮上熔出了一个洞。他说，这是在警告他闭嘴。我看了看那个洞，但是不记得看到了什么情况。第二天，我飞到洛杉矶去看望我的母亲，然后飞往西贡（Saigon），把这件事忘到了九霄云外。^②

时光流逝，进入另一个世纪，我开始回想这段插曲，然而事情

① 我第一次提到这段对往事的回忆是在我的诗集《来到雅加达》（*Coming to Jakarta*,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9, 147-148）；第二次是在十年后出版的《警惕黑暗》（*Minding the Darknes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00, 138）。

②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ffic*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xii, quoting Scott, *Coming to Jakarta*, 147-148. 我想，1990年我第一次跟麦考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发现他只记得那个老兵带着我们下楼梯去看什么东西，至于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本身似乎没那么让人震惊了。当时，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混乱，就连那些跟我一样的非暴力反战者都遭到了旷日持久的监控。更有甚者，在圣地亚哥，“联邦调查局告密者带领联防队砸了（一家反战出版社的）印刷机，炸毁了一位记者的汽车，还差点儿炸死一名反战人士”。^①当时在芝加哥，“陆军第 113 军事情报组……提供金钱、催泪弹、马斯导弹和电子监控设备给正义军团（the Legion of Justice）的那些恶棍们，让他们对付反战团体，而芝加哥警察厅情报处（Chicago Red Squad）对他们听之任之”。^②

我只能记起发生在芝加哥圣地亚哥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那些犯罪事件，那是我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什么是深度国家暴力，现在我们将之称为深度势力暴力（来自无法解释或未经批准的暴力势力）。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来判断，应该存在各种各样类似的“未经国家核准而实施的”深度暴力行为。在很多案例中，非法暴力行为仅仅是某个非法设立的机构或团体下达的任务。暴力行为在不针对非国家行为体而针对其他国家的机构时，也会产生代理暴力行为。

① David E. Kaplan, “Spying on the San Diego Street Journal (and other American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9, 2006, <http://www.todayalternativenews.com/index.php?event=link,150&values%5B0%5D=&values%5B1%5D=2668>. “在《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中，有一个年轻人叫洛威尔·伯格曼（Lowell Bergman），他是电视节目《六十分钟》的制作人，电影《惊爆内幕》（*The Insider*）中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被监视的目标。’伯格曼后来回忆说，‘1971 年，我们全都离开了那里。’”

② George O. Toole, *The Private Sector* (New York: Norton, 1978), 145, quoted in Peter Dale Scott, *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269.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美国淹没在大规模暴力行动中，政府竟然无端求助于代理行动。正如很多被当作攻击目标的团体那样，政府也由衷地相信革命即将来临，或者说已经开始。至于我刚刚提到的那两起针对非暴力反战团体的行动，应当说是过头的暴力行为，该行为希望或者其所抱的目的就是激起暴力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战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成员“气象员派”真的使用了炸弹。从反战运动的整体历史进程来看，我们不得不掂量一下政府无端使用暴力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气象员派”的创立。



最终，在一些以暴力行为加强国家权力机构统治的案例中，中情局或其他官方机构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这样的暴力行为可能得到了权力机构的绝对支持。还有一些暴力行为可能是由于未能惩办凶犯而间接引发的。在美国南部，黑人聚集地一直都在滥用私刑。在美国西部，新闻媒体鼓励对本土人实施暴力行为，从而达到土地掠夺的目的，其实当地的原住民很多都是非暴力人士。^① 这种容忍暴力和暗杀的文化渗透到了美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工会的打击。在 1914 年的“拉德洛大屠杀”（Ludlow Massacre）中，洛克菲勒麾下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Colorado Fuel and Iron Company）的矿工们罢工抗议，只有一名矿工被定罪，而且只受到轻微惩戒。^②

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愿深思美国国内这种让人烦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和麦考伊不约而同地选择把东帕洛阿尔托事件置之脑后的原因。然而，这种事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不断重复发生，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肯深思、不愿面对。

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这样描述过文明的定义：“一场伟大的共谋和有组织的背弃。”^③ 我的意思是说，通过人类的共谋和有组织的背弃，创造一种存在错觉的心理空间。在这个心理空间里，大家将错就错，有意将那些不愉快的事实置之脑后，比如所有的西方帝国都是通过残暴的手段建立的这一事实。^④ 我这么说，就像一个热切地信赖文明的人，唯恐这种极度的否认会让我们自己的文明遭受威胁。

① 那些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人都不曾想过这个大陆实际上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Ned Blackhawk, *Violence over the Land: Indians and Empires in the Early American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② Graham Adams, *Age of Industrial Violence 1910 - 1915: The Activities and Fin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③ Scott, *Minding the Darkness*,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7, 137.

④ 我怀疑大多数读者都会受到引诱，排斥并忘记我所讲的那个车门被炸的故事，因为有的东西跟他们自己观察到的美国“不符”。



拒绝承认美国在工作中存在的暴力势力，不肯面对暴力势力与（本应当保护美国大众的）警察系统和情报系统之间频繁的协作关系，已经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和政治恶果。对暴力事件细节的掩盖，对于我们个体的心理健康来说，可能不无裨益，然而这种掩盖导致越来越虚妄、越来越有失偏颇的政治集体，就因为滥用暴力的重大事件全都不再被人提及。

在谈到政府批准（sanctioned）的犯罪行为和暴力事件时，我希望恢复这种被压抑的记忆的领域。然而，写这本书让我理解自己在帕洛阿尔托的经历和所有这种政府批准的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些事件都应当看作深度事件：被有组织地无视，被有意地压抑，被公众政府（甚至于政府内部）、军队、情报文件、主流媒体、公共意识等扭曲事实。在这些深度事件的背后牵涉到一些深度势力的频繁参与，这些势力要么与毒品交易有关，要么与那些监视机构有关，也可能与两者都有关，那些监视机构的行为极其难以识别，也根本无法用文件去记录。

被确定的“深度事件”常常同时具备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内部特征表现为从各个方面遭到压抑——比如明显可以看出是在遮掩，而外部特征则表现为对所发生的事件旷日持久、无法解决的争论不休。一些深度事件——1968年的暗杀事件、北部湾（Tonkin Gulf）事件、“9·11”事件——很明显都具备这两个特征，而有一些则不然，比如“缅因号”（USS Maine）在哈瓦那港（Havana Harbor）的沉没事件，尽管通常被说成是假标记操作事件（False-flag Operation），即“高层精英蓄意伪造的恐怖袭击事件”，但人们仍旧争论不休，持续引发各种调查。^①

① 尽管这个主题对这本书来说太宽泛了，但我还是要提出深度事件的以下三种类型，这些深度事件可以追溯到比那些与战后全球毒品团体发生勾结的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到现在仍受到人们的热议。这三种类型有：（1）导致战争的挑衅和骗局，比如1915年远洋轮船“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的沉没，（转下页注）



根据我的经验，要理解深度事件，从总体上看比独立看更容易理解。从总体上看的时候，它们会构成一个更为庞大的模式，即深度历史。早在“9·11”事件之前，我就注意到美国有记载的历史和有档案的历史不时会因深度事件而中断，比如肯尼迪暗杀事件。而这些事件被公众归过于无足轻重、毫无威胁的小小特工，比如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译者注）。然而，历史上一系列深度事件对美国政治局势产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比如达拉斯事件（Dallas）（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译者注）、水门事件和“9·11”事件。说得更确切一些，美国几次发动对外战争前都曾发生过深度事件，比如北部湾事件、“9·11”事件、2001年美国炭疽袭击事件等，我将就此观点做进一步论证。这说明，战争的背后就是华盛顿的“战争机器”（包括但不限于五角大楼和中情局）。

等写完本书后面几个章节，我会针对这个观点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论述。纵观1959年以来美国几次对外战争，你会发现：（1）这些对外战争由美国战争机器率先发难。（2）它们都被粉饰成对敌方无端挑衅的正当反应，通过欺骗性深度事件反复设计遮掩，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对外战争与全球毒品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且，写完这本书，我非常清晰地看到，美国对二战以来全球毒品网络的猖獗应当负全责。就拿阿富汗来说，自从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鸦片生产就成倍增长，这就是非常好的例证。阿富

（接上页注①）这一事件使得美国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2）引发政策改变的阴谋，比如最高法院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1886年）的判决（被一名刚好曾经担任铁路公司总裁的法院书记官）变成了“裁定”，即企业法人是受到第14条修正案保护的人，see Thom Hartmann, *Unequal Protection: The Rise of Corporate Dominance and the Theft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Rodale Books, 2002)；（3）造成领导人更迭的阴谋，比如1850年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总统死于砒霜毒杀的事件。See Michael Parenti, *History as Myster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 Books, 1999, 304)，林肯暗杀事件或者斯迈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和1935年所谓的商业暗局。



汗在全球海洛因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美国对此所负的责任仅限于之前 20 世纪 40 年代和 70 年代发生在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事件。这些国家俨然蜕化成了国际毒品交易的中间人，这就是中情局庇护（后来在老挝是法国的庇护）的后果，不然那些毒贩只会止步于当地。

本书将溯及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黑暗时期，其时，中情局开始为南亚和东南亚的毒品交易大开方便之门，阿富汗的毒品交易达到高潮。写这本书让我对帕洛阿尔托事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对事件所发生的时间的重要性——1971 年 9 月，正值美国和东南亚毒品交易的关系突然发生重大变化。1971 年，尼克松宣布实施反毒战争，老挝在美国大使馆的授意下，同年 9 月宣布鸦片交易非法。

在中情局庇护缅甸和老挝的毒贩军阀 20 多年之后，中情局的“老油条”们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至少对《纽约时报》那样的报纸来说是这样。^① 跟我一起去帕洛阿尔托的同伴阿尔·麦考伊刚刚在华盛顿听中情局的资深探员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Lansdale）和卢西恩·寇内因（Lucien Conein）介绍了海洛因政治。^② 不久前，我曾接触过的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建议我去研究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一些秘密档案，比如鲍尔·海里威尔（Paul Helliwell）的职业生涯和中情局专属的海洋供给股份有限公司（Sea Supply Inc）。我后来才发现，他也是中情局的资深探员。我现在怀疑（当时我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那些知情人透露给我线索恐怕也是受到指使，这本身就是一桩更大阴谋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帕洛阿尔托的另一股深层势力反对中情局泄密，于是决定出手阻止？还是说，

① E. g.,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71;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286–287.

② Among the CIA veterans interviewed by McCoy at this time were Edward Lansdale (June 17, 1971, Alexandria, Virginia), Lucien Conein (June 18, 1971, McLean, Virginia), Bernard Yoh (June 15, 1971, Washington, D. C.), and William Young (September 8 and 14, 1971, Chiangmai).